

# 一本研究型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教科书

## ——评方福前教授所著《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马颖

目前我国设有经济学院(系)的各个院校中,大都形成了包括“西方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流派”这三门课程在内的教学体系。从知识结构上来说,这三门课程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国内凡是讲授“原理”的各位同行都清楚,无论他们使用的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层次的教材,凡是进入“原理”课程的知识基本上是那些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并成为定论的假设、定理、模型和结论。尽管在一些国内外教材中介述了一些尚处在学术前沿的存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但大部分教材却很少涉及。即使是在那些介绍了新近学术进展的教材中,也很少对那些属于假设、定理、模型及结论之外的知识展开讨论。我们知道,在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中充满了理论论战。整个一部西方经济学演进的历史就是一部各个理论学派在不断论战的同时,又相互吸收并共同推进理论进步的历史。那些进入被称之为“原理”的教科书中的知识构成了由包括基本假设、基本定理和命题、各种数学模型和基本结论在内的庞大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体系,但它们都经过了加工,或是被刨去了展现其理论锋芒的“棱角”,或是被做了“截头去尾”处理。因此,原作者的不少原创性思想在筛选进教材的过程中被省略掉了。对于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学生来说,即使他学过一部流行很广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仍然有可能回答不了如下问题:那些支撑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关键概念和定理是谁先提出来的?它们又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如何被其他人推进和发展的?这些概念、定理及模型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在现代经济学的演进中何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要想解决

这些问题,在国内现行的教学体系内,只能托付给主讲“流派”和“学说史”这两门课程的教师了。

笔者长期以来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流派”这三门课程。授课的年头长了,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比较关心书市上销售的国内外同行们撰写的教材。近些年来,在市面上能见到不少涉及这三门课程的教材或可以用作参考书的有关专著。在“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教科书当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底出版的方福前教授所著《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以下简称《流派》)引起了我的关注。细读此书,可以看得出,此书是方福前教授长期研究并经过认真思考和细心整理后而写成的。同目前国内流行的其他教科书相比,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色:

第一,此书是一部标准的中级层次的研究型教科书。将此书通读下来,我觉得它是一部标准的中级层次的教科书,既适用于硕士研究生层次,也适合于高年级本科生。作为一部中级层次的研究型教科书,作者在全书的安排上颇费心力。首先,作者在内容的选取上做了严谨而独特的安排。作者显然不想使这部教材给人留下把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简单堆砌在一起的零散的、杂碎的印象,而是一反国内西方经济学流派教材几乎囊括所有流派的惯例,选取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及新凯恩斯主义这五个主流学派以及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奥地利学派共三个非主流学派,而古典学派则作为该课程预备章节也被编入其中。任何人著书立说都需要对所占有的材料进行选取,而不同的选取方式所带来的的是不同作者的风格。

方福前教授的这种选取方式的长处在于,它有助于读者把握住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发展过程,以及对主流学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几个非主流学派同主流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理论演进的主要脉络。尽管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如新剑桥学派、瑞典学派、弗莱堡学派、伦敦学派以及激进经济学派等也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流派的影响远不如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及奥地利学派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可以由后三个流派的代表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数来解释。其次,作者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梳理各个流派。作者在概述每一个经济学流派的学术观点之前,都交代了这一流派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对各个流派的理论本身及其发展过程做了概述,接着又讨论了这一流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所产生的影响。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便于读者对不同的流派进行比较时搭建起一个共同的平台,使之既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演变的总体趋势,又可以看到这些流派之间的分歧和承继关系。作为“原理”和作为“流派”的教科书,各自的使命就像是一部电影既需要特写镜头(“原理”),又要有全景镜头(“流派”)一样:从特写镜头得到的是经济学中有关假设、定理、模型和结论的具体知识,而从全景镜头中获得的是一种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景式认识,即给人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受。最后,此书严格遵循着中级层次教科书的体例。作者显然考虑到了这部教材的适用对象问题,因此在体例上做了精心安排。作为一本主要为研究生而写的教科书,作者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思考题和经过精选的可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包括某个流派的代表性著作、被公认的经典性论文以及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作者还使用了大量的图形和表格。此外,判断其为中级层次教材的依据,在于书中所使用的数学方法。这部研究型教材很适合于已经系统地学完中级微、宏观经济学,并且希望在相应层次上进一步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的读者。

第二,此书是作者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进行长期系统研究的成果。撰写一部有关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教材与撰写一部宏、微观经济学教材多少有些不同,其原因就在于后者要求作者不但较为系统地掌握了宏、微观经济学知识,而且还要有扎实的

经济思想史的功底,并且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写一部中级层次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教科书难度更大,要求作者最好能在“西方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流派”、“西方经济思想史”这三个领域做到融会贯通。方福前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研究和教学,在《流派》一书付梓之前,曾出版过涉及凯恩斯主义和公共选择学派等领域的专著以及大量的有关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学术论文。《流派》一书是他在使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书中的不少概括、判断、评价和结论都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例如,作者在谈到“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争论与分歧”时指出:“在西方经济学内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在对同一个经济问题上的看法的分歧不是对抗性的,而是互补性的。不同的经济学家往往从不同的假设、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同一个经济问题,由此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和结论……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很难绝对地说是合乎实际的还是不合乎实际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它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立,又在什么条件下不能够成立。”又如,在论及凯恩斯主义及其经济政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时,他认为,不能把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的滞胀完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就像50-60年代的长期繁荣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一样。滞胀既有凯恩斯主义的罪过,也有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导致政府开支急剧扩大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的影响,还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增加等因素有关。这种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50-60年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量应用而引发的。这类见解和结论反映了作者观察和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颇有新意,并且是实事求是的。类似见解中的独到之处,读者在读到作者有关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影响的评论时也能体会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流派”或“学说史”教材同“原理”教材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流派”教材,尤其是为研究生而写的教材,不仅要把原作者思想产生的历史环境、原作者的原本思想传授给读者,还要在介绍和评价原作者的研究方法及理论风格等方面给读者以启示。在这一方面的典范,当属熊彼特的鸿篇巨制——《经济分析

史》。我认为在国内外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当中,《经济分析史》是最为成功的。很少有其他著作能够像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那样以如此深邃的思想给人以如此深刻的启迪。

第三,此书刻意从方法论角度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进行了探讨。方福前教授的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借用科学哲学中的“范式”(由库恩提出)、“科学研究纲领”(由拉卡托斯提出)等概念,将它们作为划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标准和依据,以便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进行对比分析。借用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长处,在于它能使读者一目了然地理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者在《流派》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列表方式,按照科学哲学的“硬核”、“保护带”和“启示法”概念,并且从“核心概念”、“研究主题”和“结论”这几个方面,将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做了对比研究,并以此判别某一种学说是不是属于一个新的流派,而不是根据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的基本一致来划分经济学流派。如此有意识地 and 系统地借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讨论经济学分析中的方法论问题,在目前国内的教科书中并不多见。尽管如何在“流派”或“思想史”教科书中使用科学哲学研究方法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作者毕竟在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对比分析方面做了有创意的尝试。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这一做法正确地刻画出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建构其理论体系时所具有的方法论上的共性。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在建构其理论体系时,总是先提出一些基本假设,然后再围绕这些基本假设提出一些假说或命题。这些基本假设、假说或命题就构成某一学说的“内核”和“保护带”,同时也构成该学说有别于其他各种学说或流派的出发点。判断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之间是否具有传承关系或存在根本区别,就要看这些流派之间对于彼此的基本假设、假说或命题是持反驳态度还是持修正态度。其二,将科学哲学的方法引入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经济学理论同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差异。尽管一直以来经济学在社会科学当中被公认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但无可否认的是,经济学同自然科学之间在反映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是否拥有共同范式、研究结论的可检验性等方

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在自然科学中,一旦对某一自然现象的解释成为被公认的定理或命题之后,不再会出现对同一自然现象的另一种不同的解释,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却不同。由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充满了众多的不确定的变数,加上经济学家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持不同的价值观等原因,即便是有关某些社会经济现象已经形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经典解释”,这些解释也仍然面临着新的挑战,人们仍然有可能提出不同的解释。于是,在经济学中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或思潮。若用人们熟知的经济学术语来比喻,我们可以说: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在知识积累方面早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而对于被人们公认戴上了“社会科学王冠”的经济学来说,似乎永远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

以上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只想谈两件事:第一,对“流派”或“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是尤为重要的。当今的一些青年经济学学子们对“学说史”和“流派”颇为不屑一顾,觉得从这两门课程得到的知识不过是一些综述起来的东西,远不如那些“原理”中依靠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知识来得悬乎而高深。殊不知,整个现代经济学早已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没有“流派”和“思想史”方面的知识,很难真正理解整个经济学体系中的其他知识。第二,《流派》是一本研究型教科书,很值得一读。任何教科书,无论处在哪个层次上,都只具有引导的性质。千万不要以为读过几本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之后,就觉得经济学就是那几本教科书中所写的那么回事。当然,我们不可能读遍各个经济学流派的所有著作,即使读完了也不一定理得出头绪来。鲁迅先生当年曾经给那些想当文学家的青年提出的建议是:先读一部文学史,然后从中找出自己感兴趣的作家的作品再细细品味。由此看来,先读一读《流派》,然后再去细读经济学大师们的原作,对于有志于探讨现代经济学的学子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 注释:

详见马颖、蒲十周:《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异同》,载《福建论坛》,2005(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N)